



海外南開人 NANKAI OVERSEAS

★ 第 29 期 ★

《海外南開人》編輯委員會 2009 年 6 月 10 日

刊头语 来稿请email给伍语生talktowu@yahoo.com 或杨应时yangyingshi@namoc.org, 李李晓 misshotmail@gmail.com, 武迪 deedee.wu@yahoo.com。无电脑校友请将稿件邮寄给《海外南開人》編輯委員會。本校友会网站: www.nkaa.org, 乐捐给校友会或《海外南開人》支票抬头请写: NANKAI OVERSEAS FUND. 《海外南開人》欢迎踊跃来函来稿。

☆☆☆ 来函照登 所登函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

绿意盎然 生机一片

北美春聚南开人

武迪 (2003 级校友 工商管理)



2009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旅美的各界南开校友六十余人在纽约法拉盛东王朝酒楼举办了大纽约地区南开校友聚会。此次大纽约地区聚会参与人很多，气氛热烈，硕果累累。很多南开校友都是第一次参加大纽约地区南开校友会聚会，给历史悠久的大纽约地区南开校友会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百年南开精神鼓舞和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杰出青年加入到了南开大家庭。为了同一个梦想和信念，南开精神又把众多在北美的新老南开人聚到了一起。此次聚会既有年过九旬的三十年代老校友，也有刚来到美国就读研究生的年轻一代南开人。既有在金融，科技，法律等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也有在教育，传媒，艺术方面卓有成就的精英。可以说，目前由老中青三代组成的大纽约地区旅美南开校友会生机勃勃。

此次校友聚会的主要目的是为在北美大纽约地区的广大南开校友提供一个大家相识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在聚会中，大家踊跃发言，献计献策，气氛热烈。各界校友利用自身转业特长，有的提供实际的资金支持，有的愿意提供网站的建设与维护，有的主动担任起会刊《海外南开人》的编辑工作。同时，副会长杨应时向大家宣布了他刚刚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将赴北京中国美术馆任职的好消息，也表示他将在北京积极加强中美南开校友，纽约-北京南开校友的交流。前会长伍语生先生更积极表示愿意前往北京参加交流活动。据会长宋怀时介绍，旅美南开校友会今后还将组织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加强大纽约地区南开校友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多才多艺的南开校友们的即兴演出也把聚会气氛一次次推向了高潮。这其中既有年逾九旬的老校友言木彬先生讲演的幽默小故事，也有唐贤可校友与大家分享的珍贵的当年与周恩来总理见面的情节，更有伍语生先生精彩的口琴表演。

最后，一曲全场南开校友及家属友人共同高唱的南开校歌把会场气氛推向了顶峰。“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一时间，众人无不自豪的沉浸在南开精神的鼓舞中。这次暮春的盛会，正如这春夏交替的时节，显示着旅美南开人春天般的生机与夏天般的热情。

大西洋畅游记

王祖家（1954级校友 化学系）

戊子鼠年，2008年9月28日至10月4日，与妻女曾作大西洋海上游，北上加拿大。先后游览了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和圣约翰（Saint John），美国的波士顿（Boston）和玛莎葡萄园岛（Marsha's Vineyard），旅途十分愉快。

☆ 忆旧 ☆ 在介绍此次旅游之前，先让我回忆几件与水与船有关的往事。

我十分钟情江河湖海，比较熟习水上生活。幼时家住汉口长江边，见到最多的是来往船只。亲朋之中，许多人是船（海）员，讲的都是船上的故事。

1954年夏，时值高中毕业、准备高考，长江出现罕见的特大洪水，武汉堤防高垒，成了孤城，四周一片泽国。我就读的中学在城市边沿，是块高地，成了一个孤岛。附近的居民到校避难，我学会了用竹竿撑木船的技术，每天接送难民上下班或外出购买柴米油盐。

高考录取后，要去天津南开大学报到，先得乘小火轮在昔日的田野上（古称云梦泽）航行大半夜，抵达孝感县才能搭上火车。火车时开时停，花了三天三夜时间才抵达津门。车厢里挤满北上的学生（当年北上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大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尽管旅途辛苦，有的学生竟困睡在行李架上，但毕竟年少好奇，一路上有说有笑。那时可没有家长相送，如真有相送，反会成为笑柄。我只是在丰台车站子夜孤身转车去津、与中学同学告别时，才有一种苍然落寞的感觉。

大约是1962年，灾荒年代，困难时期，我曾从天津海河乘轮去大连。那时已修了海河大闸（好像是58年修的），海河还是有水的，海轮可直达市中心。（2004年10月回天津参加“百年南开”校庆时，见到的海河好似一弯浅浅的死水。）留津工作的同窗好友在挺阔气的佟楼餐厅设宴款待，我从贫穷之省山西出来，大家见我饥不择食，建议我把剩余的“富强白面”花卷带走，令人感动。

我调武汉后，乘船的机会更多了。七十年代后期，曾负责第一艘长江水质监测船《长清》号（500吨）的研制工作。那是国家的一个重点科研项目，是全国许多大学、科研、设计制造单位的大协作产品。我跑过长江大小码头，光顾过嘉陵浦江、洞庭鄱阳、湖塘水库。

回忆往事，可以说上过黄土高原，住过窑洞，下过戈壁沙滩，饮过咸水，孔雀河上洗过澡，长江岸边游过泳，干湿咸淡尽尝，生活的反差够大的了。如今又浪迹美利坚合众国，作了大西洋海上游，平添水上生活新的内容，自然会畅想连翩了。先作这个铺垫，下面介绍此次海上游。

☆ 起航 ☆ 我们乘坐的游（邮）轮名曰《挪威精神》号（Norwegian Spirit），是一艘十分豪华的巨型游轮(见图)：



该轮长 880 英尺，高 13 层，总吨位 7.7 万，航速 24 节，客户容量 1966，船员 800。乘客可隔玻璃窗看驾驶室内各种设施，全是电子化仪表操作，卫星导航。另闢老式驾驶舵室，供人玩味照相。

船上服务设施齐全，餐厅、酒吧、剧场、商店、赌场、照相馆、游泳池、图书馆、幼儿园、富丽堂皇的中央大厅、等等，应有尽有，俨如一个小社区，不输五星级饭店。每天各类节目繁多，字画拍卖会、专题讲座（如斯达尼克遇难）、歌星演唱、戏剧、杂技轮翻演出等等，目不暇接。

此次旅游，女儿作东，全程由其安排，听其指挥。我们住在第十层，10116 室，带有阳台与浴室，比较方便。女儿见我们平日节俭，此次欲表孝心，尽量让我们享受较好的，所费不菲。本来 12 层有很大的自助餐，品种繁多，不另付费，但女儿执意要我们去其它有特色的高级餐厅就餐，说只有住档次高房间的住客才能进去享用。可是服务费（含小费）很高，主要是品味，气氛高雅，并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只见侍者不停地换盘叉，就是没什么内容。第一晚去法国餐厅，主菜要了鱼，以为较嫩，哪知咬也咬不动，不知道是什么海鱼的肌肉，难以入口。这未逃过白人领班小姐的眼睛，走近前来表示关切。我说来杯酒吧，女侍者说，不如来一瓶，可喝多次，更为合算。大部份侍者，似雇自南亚。可能是寒酸惯了，品尝了各类餐厅之后，我与妻还是觉得自助餐厅实惠：菜肴丰盛，品种繁多，任君选用，不另付费。

9 月 28 日（星期日），船停靠在纽约第五十街附近的哈德逊河码头，我们 12:30 抵达，办理各种手续。每人收到一张个人信息电子卡，记账（仅赌场是现金交易）、开房门、上下船（顿时在电脑屏上显示个人像片）等，都凭此卡，因此对旅客是否上船，了如指掌。可智者千虑，总有一失，居然有人上错了船。船刚离开纽约湾入大海，便见一艘快艇追来，接了上错船的乘客，送往远处等待的另一艘向南行驶的游轮。

顺便说点，今年 1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3:30 美航班机迫降哈德逊河第 48 街附近水域，全体乘客安然脱险，称之为“哈德逊河奇迹”。这个水域离本船 9 月 28 日停靠的码头不远。我回忆

了一下，那艘向南行驶的游轮比本轮早起锚半小时，当时应正在此水域，我曾抢拍几张照片。尽管在同一水域，不过日期不同，一个发生在 09 年 1 月 15 日，航班为周四，一个发生在 08 年 9 月 28 日，航班为是周日，此一时彼一时也。

本轮 9 月 28 日下午 4 时起锚，经哈德逊河、纽约湾入海。此时是观看纽约港最佳机会，乘客全上顶舱，曼哈顿高楼大厦、自由女神像等尽收眼底。许多乘客是从外州来的，见此情此景，兴奋不已。

巨轮一直北航，途经外海，有些晃动，走路时要扶揽杆。妻呕吐了（打了止吐针剂），可见海浪之大。站在雾气迷漫的甲板上，遥望茫茫海面，兰色深浅不同，各呈一片，可能是光线折射不同的原故。我想起大学一年级读过的、俄国大诗人莱蒙托夫 18 岁时写下的名作《帆》，这也是我刚来美国时最初的感受。诗的译句记忆如下：

在大海深蓝色的浓雾里，
有一只孤孤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在寻求什么，
在这遥远的异地？
它抛下了什么，
在那自己的故乡？
……
它脚下是澄清的碧色海洋，
它头上是黄金色的阳光，
而它在不安地寻求风暴，
仿佛在风暴中才有安详！

☆ 哈利法克斯 ☆ 经过 40 小时的直航，9 月 30 日晨 8 时抵达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省会哈利法克斯。船一抵港，大家便兴高采烈地奔下船去，好像多少天没见到“新大陆”似的！这点我是能理解的。当年我乘《长清》轮在长江上航行，哪怕停留一个小小码头，也要上岸走走，觉得人站着大地上比站在船上踏实些，舒坦些。

据称，哈城位于世界第二大天然海湾，是世界最深的冰冻港之一。海洋气候，是加拿大第二大温暖城市。放眼看去，港湾山清水秀，只见一艘军舰和一只载客的帆船在湾中航行。

哈城座落在一座山包上，曾是英国海军主要军事基地。处在高处的八角星型要塞（Citadel National Historic Site），有身着旧式格子裙的士兵站岗，见证了昔日的辉煌。漫步海滨公园与整洁的街坡，呼吸早晨清新湿润的空气，倍感心旷神怡。

离码头不远处有一家“长城”中餐馆，外表不错，炎黄子孙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东端边陲重镇艰苦创业，耐得孤寂，也不容易。

上午 11 时，我们乘旅游车沿着大西洋海岸公路去了佩吉小湾（Peggy's Cove），来去 4 个半小时，沿途田野风光一览无遗。导游年过花甲，身着传统的苏格兰服（男裙），系军功奖章，讲解得体。先带我们参观了只有十来户人家的渔村，向我们展示了当地驰名的龙虾，观赏了七、八十年前一位法国移民者在岩石上刻下的壁画。接着去了湾外，那是一处岩石嶙峋海岸，据说是冰河时期侵蚀形成。苍茫海面上乌云密布，怒涛咆哮，冲击岩岸，大有暴风雨要来之势。一座高四层红顶白身灯塔，耸立在巨大的岩石上，成了哈城的一个重要景观。大家不顾岩路崎岖，攀登而上，大有不到灯塔非好汉的气概。

哈城之旅给人留下良好印象，之后几日，白天上岸出游，晚间航行。船上娱乐活动丰富多采，总能找到你喜欢的去处。在餐厅，有人聚会，庆祝生日快乐；在中央大厅，有人拍婚纱照，重温旧梦。最热闹的地方还是赌场，人们不惜一掷千金，求得一时紧张刺激。

哈城以北还有一座美丽港口城市—圣约翰斯（St. John's），我的一位大学同窗曾作为访问学者在那里待过两年，居住适宜。远处有冰山，可能是这个原故，《挪威精神》号不敢铤而走险。

☆ 圣约翰 ☆ 离开哈城后，《挪威精神》号掉头南返，绕过半岛，进入芬迪湾（Bay of Fundy），10月1日上午8时抵达新不伦瑞克省最大城市圣约翰（1785年建市）。透过窗口望去，该城建在高地上，海面白泡甚多，久不消失，就像我早年在长江看到的造纸厂排放的白色废水，给人不良印象。后来得知，白色泡沫是海潮与江水碰撞形成，估计是水的表面张力改变造成泡沫停留的时间较长吧。

圣约翰城位于芬迪湾北岸、圣约翰河入口处。发源于美国缅因州的圣约翰河，在接近该城时形成一个大的湖泊（相当于一个大水库），称作大海湾（Grand Bay）。同时并入肯莱柏克西河（Kennebecasis River）来水。河水经大海湾流入芬迪湾的河口却非常狭窄，只有137米宽。在海水低潮时，河水比海平面高出5米，汹涌地注入海中；但在海水涨潮时（涨高约9米），芬迪湾的水面又较圣约翰河水面高出约4米，河水於是被推挤倒流。这种难得一见的大自然奇景，称作逆流瀑布（Reversing Falls）。每天两次，吸引著无数专门到这裡来看逆流的人们，胆大者更是乘上快艇在巨浪上腾飞，逆流瀑布也就成为该城最佳观光卖点。

那天，我们先乘旅游车去山坡高地凭栏观看逆流瀑布，接着乘船巡游大海湾，看廊桥、看鸟巢、看小镇，经逆流瀑布水域，观湖光山色，十分惬意。

导游五十开外，身着拿破仑式的法国军服，与众不同，颇显豪气。无独有偶，在观看逆流瀑布时，一位气质不凡的中年女子，身着十八世纪欧洲贵妇人服饰，手举小阳伞，提着长裙走了过来，要与导游合照。说真的，这一对还顶“般配”的。

船长为了使游客开心，让游客带着海员帽，掌着舵，拍照留念。这让我想起当年《长清》轮航行三峡、我坐在驾驶舱里、看川江“领江”指挥舵工掌舵的往事。（长江自四川省宜宾市至湖北省宜昌市南津关，俗称川江。三峡滩多水急，要另请川江“领江”领航。）

这座城市有两点特具人情味，上岸时，向每位女士献上一朵红玫瑰，热情相迎；离岸时，一位着苏格兰服的女乐者吹起苏格兰风笛，深情相送（妻上船前曾与此女乐者合影）。细雨纷纷，海面静悄，船行很远时，还能隐约看到女乐者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依稀听到她发出的悠扬乐声。正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风琴送客情。

☆ 波士顿 ☆ 今天，10月2日，凌晨4点多便起床，背上数码照相机、摄像机，准备捕捉日出时的景象。可是天公不作美，细雨淅沥。这几日海上天气多变，晴少雨多；幸好，岸上晴多阴少。待天蒙蒙亮，雨停了，我就坐在甲板上，看清晨的大海，看侧畔而过的小岛，看波士顿海湾。遥想十七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从欧洲逃来的清教徒，那些《五月花》号们，不正是从这一片海域进入“新大陆”的，当时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兴奋、心酸无奈、还是对未来充满憧憬？

上午8时，本海轮准时停靠波士顿码头，最早迎来的是几只海鸥，让我有久违的感觉。想当年我曾多次乘长江《东方红》系列客轮，来往武汉——上海间，最难忘的一景是船尾有许多海鸥跟随。客人们将吃不完的饭菜扔进江里，看一群海鸥上下飞翔，追逐食物。我满以为这次也能见到这样的情景，甚至有更多的鸟儿追随，可是一只也未见到，因为本轮不向海里抛弃任何废物，海鸥们哪会苦苦跟随！

波士顿创建于1630年，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首府，是美国最著名的革命历史文化古城。我们是旧地重游。上次是乘车从陆地而来，这次是乘船由海路进入，别有一番情趣。穿梭巴士把我们送到驰名的昆西市场（Quincy Market），下车后旅客各奔东西，找自己想去的地点。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仍是首选之地。我们乘地铁去了该校的中心地区，首先瞻仰了哈佛铜像。哈佛大学诞生于1636年，1638年一位名叫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的牧师英年早逝（1607—1638），他把一半积蓄779英镑和400余册图书捐赠给这所学校，1639年该校则以哈佛命名。在铜像前，女儿要我沿习俗摸着哈佛锃亮的铜脚照张像，虽表达了敬意，但事后一想，哈佛怪年轻的，不像个老学究，我不求功名学位，何必多此一举。

近日查阅资料，了解到该塑像塑造过程，挺有趣的。1884年，一位雕塑家丹尼尔佛朗奇（Daniel Chester French）准备为约翰哈佛塑像时，由于约翰哈佛并无画像传世，佛朗奇灵机一动，找了校园里的三个帅哥做模特儿，塑成约翰哈佛像。塑像底座刻着的三行文字也不准确。1924年4月15日，约翰哈佛像被移进哈佛校园，终于修成正果。正像中国人在“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塑像前顶礼膜拜一样，外国朋友也有拜错佛敬错香的事。

1936年，哈佛三百周年校庆，历届哈佛中国校友赠送了一座石碑（仿中国皇陵前的古碑），寓意十分明显：竖碑立传，有口皆碑！这是中国人的理解，美国人是怎样理解的呢？难道仅仅是一座巨大的艺术石雕？它还有深刻的内含呢！

望着这座具有中国特色的颂扬母校的丰碑，我想到一位作古的老师高振衡院士，他1942年至1946年在哈佛深造，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任南开大学化学系主任，带回了哈佛优良学风，是中国物理有机化学学科的开拓者。还有其他多位享有盛名的前辈，早年也留学美国常春藤等名校，南开大学化学系在国内名列前茅，与这些学者长期耕耘是分不开的。

在哈佛，途经一处学生集会，宣传什么主张。站在哈佛闹区百年书店前，我想历届多少英才学人，踏进踏出，寻觅新的知识。

离开哈佛，乘地铁返回波士顿闹区，也就三、四站的路程（站间距离比纽约长）。波士顿曾高举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旗帜，是美国早年革命时期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地。我们循着有地面黄（？）线指引的“自由之路”（The Freedom Trail）步行访古，沿途有14处历史景点与建筑，反映了美国革命先驱们那种“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的献身精神，可歌可泣！

游罢结束，坐在昆西市场边缘，看到远处政府大楼前旗杆上高高飘扬一面五星红旗，是庆祝中国国庆吗？总之，是中美友好的一个见证。

上次在海上餐厅品尝了远近驰名的龙虾，这次便品尝了昆西市场特色点心——面包碗盛海鲜粥，满口留香。

夕阳西下，启航了，波士顿渐渐离我远去。一轮红玫瑰艳色的夕阳冉冉下垂，满天彩霞衬托暮色中波士顿的高楼大厦和波光粼粼海面，美极了！我还未曾见过如此良辰美景，便举起数码相机拍个不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隅，东方日出处，也指早晨；桑榆，西方日落处，也指日暮），用这句成语诠释今日早晚遇到的景况，再贴切不过了。

☆ 玛莎葡萄园岛 ☆ 玛莎葡萄园岛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东南端，是一座风景如画的海岛。据说，1602年一位英国制图师为了英国统治者的需要，第一个为此岛屿制作了地图。他便以他小女儿玛莎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岛屿。这个岛的另一半名字是“葡萄园”，那是因为这个制图师在岛上发现了许多葡萄藤。

玛莎葡萄园岛气候适宜，有大量迷人的海滩、峭壁、日落风光，旅游设施齐全，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名人、豪门大腕、影视明星纷至沓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在其任职期间与妻女来此岛度假，小肯尼迪携妻驾机飞往玛莎葡萄园岛途中失事，更增加了它的知名度。

从地图上看，由波士顿出发，用不了一个晚上便可抵达玛岛。10月3日清晨，当我睁开眼时，本轮已经抛锚停泊在离该岛一、二公里外的水域，几个救生小船已经放下了水了。风浪很大，我从住房阳台高处向下望出，几个救生小船就像几只小白鸭子一样，在水面荡漾。

海轮不能靠拢岸边，可能是水浅，更可能是没有大码头可供停靠。风浪很大，为了旅客安全，改由岸上提供的一艘可坐几十人的游艇来回载客上岛。轮到我们的时，已是中午时分。

因为不是旅游高峰时节，玛岛十分宁静。由于在岛上停留时间有限，尽管见到环岛巴士，也不敢乘车绕游，只能就近观光。穿行于小街小巷，漫步海滨草地，碰见的都是我们这帮不速之客。有处居民点，好像特意供人参观似的，二十几户错落有致的房宅（house）造型各异，小巧玲珑，门窗墙板油漆色彩鲜艳，房前屋后摆满盛开的鲜花，就像动画片的景致，仿佛进入童话世界。

人们常说，大海变化无常。果不其然，适才还是晴空万里，忽然乌云压顶，下起雨来。我们排着长队等待摆渡。美国人这点素质很好，不插队，不嚷嚷，耐心在冷风细雨中等待一、两个小时，才回到大船。

再见了，玛莎葡萄园岛，多美的名字，多美的海岛！来去匆匆，还没有看清你美丽的容颜，抱歉了！

☆ 纽约，你早 ☆ 10月4日，是旅游的最后一天，我又起了个大早，想再碰碰运气，能否看到一轮红日腾空跃出海面？像我这样早起的旅客，也就一、二位而已。天公仍不作美，细雨蒙蒙。海轮沿着长岛岸边航行，可以远远地看到曼哈顿的万家灯火。渐渐地天边出现红霞，像从云缝里冒出来的。船过纽约的门户韦拉札诺海峡大桥（Verrazano-Narrows Bridge）时，天已大亮，晨旭照耀下的纽约市，格外辉煌。我不禁想说：“你早，曼哈顿！你早，纽约！”

1964年通车的韦拉札诺海峡大桥是世界上跨度最长（4260英尺）的一座悬索桥，塔高693英尺，上下两层车道。1524年，欧洲探险家乔万尼达韦拉札诺（Giovanni Da Verraza）第一个航行到纽约港，故以他的名字命名大桥。

海轮经过爱丽丝岛（Ellis Island），我站在豪华海轮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它，这小岛真美。你可曾想到，当年冒着惊涛骇浪来到美国、惊魂未定地走上爱丽丝岛接受甄别的移民，又是何等心情？

海轮终于又回到哈德逊河码头，船长现身了，一身“戎装”，热情送客。

我们到家了。但是，更多的旅客是远道而来的，他们还要走一段路才能回到自己的家。而《挪威精神》号要让出码头，去湾外停泊，第二天再进港接客，踏上下一趟航程。祝福你，一帆风顺！

亲爱的校友，当你读完这篇拙记，不妨“偷得浮生半日闲”，也作一次海上游吧！等待你的佳作！ 2009年5月10日

2009年5月16日捐款人名单

戴上：\$2000.⁰⁰（\$1000 for 《海外南开人》 \$1000 for 校友会网站）

言木彬：\$100，刘汉昭：\$30，杨应时：\$30，唐贤可：\$20，宋怀时：\$20，

车勇：\$20，伍语生：\$20，郭晓久：\$20，喻娴才：\$10

我的谋生技巧

言木彬 (1937 级校友 经济研究所)

我曾经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商人，依靠经营谋生，需要一些技巧。有道是：“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就是工具，我谋生所依靠的工具，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商品——台湾所生产的香茅油。在 1950 年代初期，我在美国，父母亲居住在台湾，生活困苦，为了谋生，开始对香茅油动脑筋。当时台北苗栗盛产香茅油，它是香料的一种，可以出口到美国用做薄荷脑和其它化妆品原料。他就要我在美国替它找出路，这是我和香茅油发生关系的开始。当时，大家都抢着种植香茅，香茅油生产过多，无人收购，价格猛跌，农民苦不堪言。中央信托局为了稳定市场，救济农民，于是定价收买，竟集存了 200 吨之多，必需找寻出路，因为我已经在美国卖过这东西，就找我帮忙。寇尔博士的诺达香精化学公司，是当时香茅油最大的用户，我只好设法去找他。经过许多管道，我才与他会面，又经过了许多周折，他才同意开一个一百万美金的信用证给中信局，收购这批货。几年以后，香茅油又做了一件穿针引线的事，把我引进到诺达公司工作，我当时的志愿是「推销」给美国各大食品制造公司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因此我的基本训练就是走遍各大高级市场，细细研究一切食物外面的标记，知道做这些东西，他们需要那些原料，然后再寻求这些原料，一切知识都在掌握之中后，再去登门拜访各户，和他们取得进一步的联系。

「推销」就是「卖货」。看来并不困难，但是并不容易。它们是一门专门学问，不得其门而入的，就会到处碰壁，搞得鼻青脸肿。读了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之死》这本书，或是看过那部电影的，就会体会到其中的甘苦。

推销的对象是市场，商场犹如战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研究推销并不是单方面研究你能生产、供应什么，关键是要知道市场上的顾客需要什么，想买什么。明了他们的爱好和需要，然后投其所好，将他们所需要的供奉上去，这才是推销的秘诀。举例来说，芝加哥的最大屠宰场(Armour Food Co.)每年屠杀猪，牛，羊无数。屠宰以后，需要一种原料，把这些鲜红肉食遮盖保护起来，最好原料就是西班牙和美国西岸所生产的红椒粉(paprika)，因其需要数量庞大，而我就是他们的供应商之一。以上所说的既不是「锦囊妙计」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只不过是做生意上的普通知识和「老生常谈」，说出来只是聊供参考，还望读者诸公多多指教。

诗词鉴赏

玉楼春

纽约旅美南开校友聚会，不少校友都是远道而来，甚至还有远从华盛顿来的，感人甚深，有感提笔寄调《玉楼春》。

伍语生 (1954 级校友 生物学系)

细风徐来雨丝住，思情侣伴桃花渡。谊盛不辞路途远，相距无阻谊如故。

人生坎途知无数，白发斜阳红将暮。人如浮云风未了，情如春雨黏地絮。